

學生青年辨別是非最重要

□顧敏康



議論風生

香港是個民主社會，是言論自由的地方，誰都可以發表自己的看法，發出自己的聲音。《基本法》第27條保障香港居民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因為言論自由，所以並不是所有的言論都是客觀和正確的，因此市民，尤其是學生青年，要小心甄別。

在言論自由的地方，必然會出現五花八門的言論：有的言論可能是造謠中傷，有的言論可能是煽風點火；有的言論引導人們看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有的言論卻誤導人們走向極端。人們也可以因其立場、觀點和角度不同，對某一件事情，尤其是政府的決策或行為，發表截然相反的言論。正是因為這種複雜性，港人才需要每天在這些紛亂的言論中甄別出比較客觀和正確的言論，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社會出現國民教育爭論時，港人尤其要擦亮眼睛，謹慎判斷，不可輕易取捨。其實，大多數人認為

國民教育是需要的，但希望進行國民教育時要防止灌輸或「洗腦」，不避諱討論有爭議的事件，要培養學生分析和思考能力。而政府也提出不會「洗腦」，並專門成立特別委員會，廣泛吸收各方意見、探討教育內容和方法。反對人士則堅持認為國民教育是「洗腦」，非要政府取消不可。哪種觀點和立場比較客觀和理性，應該很容易作出判斷。

對國教科作理性判斷

香港的媒體有不同立場，這也是人所皆知的事情。「百花齊放」是好事，但是，在國民教育的爭論中，香港不少媒體被批評喪失了客觀、公正的立場，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情。一位作者通過翔實的事例指出：「過去一個多月，一面倒的報道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的觀點，與這些反對者不同的另類意見，一說出來便被圍攻……負責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的官員除了毫無道理地被個別媒體濫用「無恥」等人身攻擊的字眼指斥外，他們希望說的道理沒有機會被完整地報道。」

言論自由本來是好事，出現不同的辯論也是好事，因為這可以讓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某一事物，從

而作出最佳平衡。但是，言論自由不應該是言論霸權，好像只有自己的言論是正確的，他人的言論是不可接受的，還要報之以圍攻。本來，大家可以就國民教育參考書出現的問題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提出完善國民教育的建議，但是有些人抓住一本參考書中的一些問題，就無限上綱，將國民教育說成是「洗腦」，非腰斬其不罷休。誰要是提出反對，就會被貼上「赤化」的標籤，或遭到攻擊和謾罵。

公平地說，如果國民教育是「洗腦」，那麼，那些將國民教育「妖魔化」，要求全盤推翻國民教育，提出「去中國化」的言論又何嘗不是一種「洗腦」呢？如果後者不是，則國民教育也不應該是。

反對者與政府對話的前提是政府撤銷國民教育；政府與示威者對話，是想探討如何完善國民教育的內容和方式。持不同立場者之間顯然難以進行對話。哪種立場更加合理，本是比較容易判斷的事情。但是，語言霸權的存在就會導致有人所說的「你同意我就是民主，你不同意我就是無恥」的情況。

民主社會講究理性、包容、體諒、客觀、公正這些基本價值。但是，在這場國民教育的大辯論中，這些基本價值似乎被拋在一邊。既然國民教育是一種慣例，則討論的主題應該是如何完善國民教育內容和

方式，而不應該一開始就極端，要求政府取消國民教育科。

政府已經回應反對者的訴求，還成立了一個由政府會議成員胡紅玉女士為主席的「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並邀請反對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團體加入其中。昨日她又表示，在委員會內討論範圍廣泛，包括撤科或不撤科及單獨成科或不單獨成科等問題。本來，成立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妥協，也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平台，反對者可以通過這個平台，提出更加具體的完善國民教育的措施。

民主社會講包容妥協

然而，反對者均拒絕加入，並一味要求將政府取消有關科目作為與政府對話的前提條件，讓人感覺理性討論的空間蕩然無存。

毫無疑問，香港的國民教育存在改進的空間，但是，從根本上推翻國民教育，似乎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這是理性人士所不願看到的現狀。理性抗爭和適當妥協，本來是香港人值得驕傲的價值觀，應該繼續發揚下去。

中小學生積極參與政治，這似乎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新趨勢，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但是，用絕食這樣自殘身體的方式去迫使政府接受未必合理的建議是不應該提倡的。中小學生更應當注重學習本業，並通過學習培養更好的獨立思考和辨別是非的能力，這才是重中之重。

作者為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從善如流 打破僵局

□駱晉

在政府總部外的示威青年，雖然人數並不多，但他們的意見應當有一定代表性，代表了部分市民的憂慮。說到底，絕大多數市民與特區政府有一個共同點，即認同國民教育本身，只是對具體推動模式有分歧。既然如此，政府昨日也已釋出重大誠意，展現出很大的溝通協商空間，那麼，所有愛護香港的市民，應該認同雙方坐下來對話解決問題的重要性。



當政府釋放出溝通誠意，示威者是否也應以誠意作出回應？在金鐘政府總部外示威的人士過去一周以來堅稱，政府若想溝通，就必須放棄立場。但當特首梁振英、國教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昨日表明，希望與示威者商討任何問題，包括取消三年開課的「死線」時，部分示威者的反應卻令人失望。如果示威者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消除疑慮解決問題，就應該釋出對等的誠意，放下包袱展開溝通，共同化解當前所遇危機，否則無法不令人懷疑示威者是否另有所圖。

釋出誠意 理性溝通

再過兩天，立法會選舉即將進行投票，社會氣氛難免緊張。就算平時極其普通的社會議題也會演變成政治事件，更何況一項涉及眾多家長的教育政策。在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一事上，由於選舉臨近，不可避免成為各政黨爭執的議題，再加上社會缺乏理性溝通，情緒化爭吵遠遠多過理性討論，一些學生持抗拒態度，許多家長也因各種各樣的原因表示反對，逐漸演變成今天在政府總部外「絕食」、靜坐的局面，情況更有一發不可收拾的危險。

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他們都是七百萬香港市民的一部分，當一份人有強烈的反對聲音時，細心聆聽並及時採取回應措施，是執政者應有之策。無視示威者是否合理訴求，強推政策將難以繼續保持社會的廣泛共識。目前示威人數儘管仍是絕對少數，「絕食」者也只有十多人，但只要有一人「絕食」，政府都必須以最大謙卑的心態去回應，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改進工作。事實上，在國教獨立成科一事上，若果絕大部分市民都希望撤銷或以另一種形式推行

，執政者當局就應該以更長遠的目光，妥善回應民意。

從國民教育獨立成科風波出現的一個多月以來，儘管當中遇到各種各樣的質疑聲，但某些官員仍舊展現出了誠懇態度。上月中因應各界疑慮，成立一個由各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廣泛聽取意見並在政策中落實。而過去兩星期以來，梁振英、林鄭月娥等官員更是多次解釋、澄清問題。但或許是因應張力所致，這種態度似乎未能「打動」一眾政治人物以及政府總部外的示威者，他們不願退任何一步，堅稱必須放棄任何立場方能溝通。

先不論國民教育獨立成科本身是否合適的問題，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理性、包容、溝通、對話，應當是理應的民主內涵。香港目前儘管仍未全面實現普選，但香港市民已有足夠的理性與成熟去處理重大公眾議題。市民絕對不希望原本可以通過溝通對話解決的問題，最終卻出現極端、激進，甚至是流血暴力的結局。以此次為例，難道示威者希望以流血為結局？希望香港社會支持與不支持國教科的市民嚴重撕裂？事實理應不是如此。

激進對抗 市民憂慮

昨日下午，電視機前的市民看到了政府的又一次回應。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表示，撤回與否以及是否獨立成科都可以討論。三年開課期不是上限，更非「死線」。她說：「可以說真是無所不談，這些題目可能接觸到什麼呢，第一，國民教育撤科或不撤科我們都可以談，這個委員會是否可以改變政府的政策呢？答覆「是」，因為我們授權作出建議去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可建議給政府，如果政府決定接受或不接受、部分接受，大家都要說清楚。」

對於政府總部外靜坐的青年學生、「社運老兵」或者是參選的政黨黨員來說，胡紅玉的

這番話已經顯示出誠意。誠意在於：第一，委員會由以往只談國教科具體落實細節、優化方式，擴大到「無所不談」，包括是否取消獨立成科。第二，表明三年後全面落實國民教育必修科的原有立場，可以順應要求作出更改，由學校自由決定何時推行，乃至是否推行。換言之，在目前的國教科指引大綱下，學校即使五年後不推行也不違反當局規定。事實上，市民應該可以看出政府所作出的重大改變，這也是極大的誠意。在此情況下，示威人士理應以同樣的誠意作出回應。

再邁一步 化解危機

實際上，前日特首梁振英宣布取消赴俄羅斯出席 APEC 會議，留港專注本地事務，這也反應他對事件的清醒認識。他昨日在宣布「港人港地」政策時，還對記者說了這麼一番話：「我多次說過，我們是以寬鬆的態度來對話、討論和溝通。我再次懇請各個關注團體的成員、家長和同學，向委員會表達他們的疑慮，積極地，實事求是地通過委員會或跟政府，直接探討和解決這科目各方面的問題。」這番話的誠意，示威人士應該可以感受到。

一如大多媒體所述，香港市民並不反對國民教育，只是對目前的國民教育獨立成科，以及頒布的教育指引大綱有所不滿。在政府總部外的示威青年，雖然人數並不多，他們的意見應當有一定代表性，代表了部分市民的憂慮。但說到底，絕大多數市民與特區政府事實上有一個共同點，即認同國民教育本身，只是對具體推動模式有分歧。既然如此，政府昨日也已釋出重大誠意邁進一步，那麼，所有愛護香港的市民，應該認同雙方坐下來對話解決問題的重要性。否則，堅持要以極端方式抗爭，最終演變成惡性事件，這是大家都不願看到的。

作者為時事評論員

呼喚理性溝通

保龍



理性討論國教科空間大

過去數日，一些學生在政府總部門前廣場聚眾抗議，並有若干學生絕食，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後來又有包括家長、大學講師和中學副校長在內的人士接力學生的絕食。反國教科大聯盟則持續在政府總部門外高調集會，甚至揚言「無限期絕食」「長期佔領」，以逼迫政府讓步。

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一個自由之城，所有市民包括學生都有表達自己思想與訴求的權利，同時也有尊重他人表達不同思想與訴求的義務。對於正在進行抗爭的學生們來說，激進與激情是追求理想的一種方式，未必為過，但同時也要理解和尊重不贊成激進抗爭的意見。而且還要知道，激進與激情是不可以持久的，高潮過後總是要歸於平淡和理性的。

創造良好協商環境

面對近期社會上對「國教科」越來越廣泛的關注，特別是近日集會、絕食學生的情緒和訴求，特區政府一直在盡力通過接觸和溝通協商來縮小分歧、解決問題，誠意是明顯的。日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特首梁振英都先後多次釋出善意，重申就「國教科」的推行有廣闊的空間可供各界商討，甚至包括為期三年的開展期也可以商量，並一再邀請反「國教科」人士及團體加入為「國教科」專門設立的委員會，反映具體意見。特首梁振英還特別取消重要外訪以專注處理包括推行「國教科」在內的本港急迫事務。

昨日，行政會議成員、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又表示，在如何開展國民教育科問題上，專門委員會職權範圍很廣泛，可以無所不談，包括撤科與不撤科，獨立成科或是不獨立成科等。這無疑為社會理性討論這個問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學生們抗爭的目的是要政府撤回「國教科」。但必須看到的是，香港各界起初大體上都基本認同開設「國教科」。前任特首的《施政報告》在前年已提出要在本港中小學設立「國教科」，教育局亦於去年五月推出諮詢文件，向社會各界特別是學界展開長達四個月的意見諮詢，當時社會上並未見什麼異議。今年四月教育局正式公布經廣泛諮詢修訂後的《課程指引》，建議今年九月全港小學試行「國教科」，明年再擴展至全港中學並有三年過渡期。

根據《課程指引》，「國教科」貫穿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和世界等五大範疇，教學內容由學校自決，教材亦由老師自選，政府不對課程設立既定的政治立場，不會要求課程迴避任何敏感議題，也不設統一的公開試。政府並設立三年的開展期，以便讓中小學做好準備。儘管有人認為《課程指引》內容太過「宏大」，學校恐無法完成所有的「國教科」課程，但據悉中、小學界對《課程指引》內容認同率高達八成，社會各界也仍未有明顯的反對聲音，也無人認為「國教科」是用來或可以用來對本港年輕學生洗腦的。因此現在參與及支持學生抗爭的人們認為「國教科」是洗腦的，反對開設並要求政府撤回，似乎是不太站得住腳的。

繼續激烈抗爭難受認同

問題的源頭似乎在於那本國民教育服務中心所編寫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育手冊》。香港社會上許多人，包括不少政府官員及建制派人士，都認為《手冊》內容有失偏頗，特別是介紹中國政制及引用美國的情況，不能代表香港各界的主流意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已承認當局有份贊助《手冊》是有相當的責任，表明會檢視過程，不讓同一事情再發生。其實由於國情教育部分只佔「國教科」課程的五分之一，而與那本《手冊》有關的當代國情又只佔國情教育部分的四分之一，也即只佔整個「國教科」課程的最多二十分之一，更何況並非所有當代國情都是富爭議性的議題。加上政府不會指定學校使用特定課本，老師及學生有充分討論與發揮的空間，因此那本《手冊》可以說是幾乎沒有什麼作用或影響的，何談可以「洗腦」？

政府持續在以良好的出發點理解與包容對「國教科」有不同意見的民眾，特別是在以極大的誠意理解與包容參與抗爭的年輕學生。抗爭者們如果願意還可以加入「國教科」委員會來商討這些問題。在這種相當明晰的情況下，抗爭者如還要激烈地反對「國教科」，實在是有些令人難以理解、難以苟同的。

作者為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副教授，博士

「復興指數」與「發展陷阱」

□秦曉鷹



不久前，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員言之鑿鑿地聲稱，早在七年前的2005年，中華民族復興的指數就達到0.4644，即完成了46%的復興任務；而在兩年前的2010年中華民族復興指數更是高達0.6274，即完成了近63%的復興任務。兩年就提升了近20%，距離大功告成的日子還會遠嗎？

數字遊戲製造虛幻繁榮

儘管這位專家為此舉出了29項指標構成，以證實自己的結論。但筆者與幾乎所有的輿論界朋友一樣，仍然認為這一指數完全是脫離實際、脫離億萬公眾感受和無視國際社會認可程度的「閉門造車」。

本文並不想對這種不靠譜和荒唐的「復興指數」再多加議論，更不想對這類經常口出雷語挑戰常識的「研究成果」大加撻伐，我只想使那些頭腦發熱的所謂的權威和權威部門明白，在今天中國還有不少老百姓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而發愁的時候，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中國還面臨諸多發展難題的嚴峻現實面前，要實現「民族復興」只能靠腳踏實地的努力，而不是靠攆腳的數字遊戲去製造虛幻的繁榮。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在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後，已經來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邊緣。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執政黨來說

是能否繼續承擔社會發展「領航者」角色的巨大考驗；對國家與民族來說，則是能否真正躋身中等發達國家的關鍵歷史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民族復興」的長跑不但還沒接近終點，卻恰恰處於一個非進即退、勝敗攸關的關口。

筆者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早在2006年就提出的一個概念和觀點。它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以至社會動盪的一種狀態。一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過程中，如果既不能重複又無法擺脫以往由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的發展模式，就必然會出現經濟增長的停滯和徘徊。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在經濟快速發展時積累種種矛盾就會集中爆發，增長機制、發展模式以及全社會系統性的管控風險會不期而至，真正的危機也就到來了。

中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

當今世界已經有許多國家都曾在這個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面前打了敗仗，吃了苦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一些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等。儘管早在上世纪70年代這些國家就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今天，它們仍然掙扎在人均GDP 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並且仍在竭力尋找擺脫困境的動力和希望。

那麼中國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按照世行的標準，2010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就達到了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但是，不管承認不承認、還是羞羞答答拐彎抹角地承認也罷，人們已經看見中國今天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需要急迫解決的問題，與「中等收入陷阱」

所包含的各類特徵和病症，極為接近。

為便於表述，先將其他國家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時出現的症候，綜合為十一個方面。它們是：1、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在勞動力紅利消失的情況下，既無法在工資成本方面與更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發方面與發達國家競爭。2、廣大公眾出現了新的更為強烈的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民主訴求。3、貧富分化加劇，已觸及或超越了紅線。4、腐敗多發並呈彌散狀。腐敗使外來投資減少，也使本國資金外流。5、過度過快的城市化使城市邊緣化問題日漸嚴重，同時加劇了社會管理的無序和紊亂。6、金融體系脆弱並且秩序無常。7、就業愈加困難，失業與隱形失業引發社會動盪。9、信仰缺失道德水準普遍下降。10、社會公共服務短缺，社會情緒不穩。11、生態環境十分嚴峻，各類資源供應緊張。

韓國發展經驗值得借鑑

相信，凡是熟悉中國當前實際情況的人，看到「中等收入陷阱」的這十一個特徵，一定會驚呼：中國與之何其相似，何其接近呵！

中國要想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陰影，並非無計可施，分配公平、反腐敗、技術創新、轉變增長方式、建設公民社會等等，都是可以一顯身手的方法。同時，也不是無可借鑒，鄰邦韓國就是世界公認的跨越了「陷阱」的國家之一。但是，無論採取何種方法，還是進行何種借鑒，都要有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必須承認危機，決不能被以往的業績沖昏了頭，沾沾自喜。孰不知，這種「繃絲般中做道場」的妄自尊大，本身就預示着危機。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